三國史記/卷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三國史記
卷四十六 列傳 第六 强首 崔致遠 薛聰

► 列傳 第七

强首

强首，中原京沙梁人也。父昔諦奈麻。其母，夢見人有角，而妊身及[1]生，頭後有高骨。昔諦以兒[2]就當時所謂賢者，問曰：「此兒頭骨如此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吾聞之，伏羲虎形，女媧蛇身，神農牛頭，皐[3]陶馬口，則聖賢同類，而其相亦有不凡者。又觀兒首有黶子，於相法，面黶無好，頭黶無惡，則此必奇物乎！」父還謂其妻曰：「爾子非常兒也，好養育之，當作將來之國士也。」及壯，自知讀書，通曉義理。父欲觀其志，問曰：「爾學佛乎？學儒乎？」對曰：「愚聞之，佛世外教也。愚人間人，安用學佛為？願學儒者之道。」父曰：「從爾所好。」遂就師讀《孝經》、《曲禮》、《爾雅》、《文選》。所聞[4]雖淺近，而所得愈高遠，魁然為一時之傑。遂入仕歷官，為時聞人。强首嘗[5]與釜谷冶家之女野合，情好頗篤。及年二十歲，父母媒邑中之女有容行者，將妻之，强首辭不可以再娶。父怒曰：「爾有時名，國人無不知，而以微者為偶，不亦可恥乎。」强首再拜曰：「貧且賤非所羞也，學道而不行之，誠所羞也。嘗聞古人之言曰：『糟糠之妻，不下堂；貧賤之交，不可忘。』則賤妾所不忍棄[6]者也。」及太宗大王卽位，唐使者至，傳詔書。其中有難讀處，王召問之。在王前一見說釋無疑滯。王驚喜，恨相見之晚，問其姓名。對曰：「臣本任那加良人，名牛[7]頭。」王曰：「見卿頭骨，可稱强首先生。」使製廻謝唐皇帝詔書表。文工而意盡，王益奇之，不稱名，言任生而已。强首未嘗謀生，家貧怡如也。王命有司，歲賜新城租一百石。文武王曰：「强首文章自任，能以書翰致意於中國及麗、濟二邦，故能結好成功。我先王請兵於唐，以平麗、濟者，雖曰武功，亦由文章之助焉。則强首之功，豈可忽也？」授位沙飡，增俸歲租二

百石。至神文大王時卒，葬事官供其賻。贈衣物匹段尤多，家人無所私，皆歸之佛事。其妻乏[8]於食，欲還鄉里。大臣聞之，請王賜租百石。妻辭曰：「妾，賤者也，衣食從夫，受國恩多矣。今旣獨矣，豈敢再辱厚賜乎？」遂不受而歸。新羅古記曰：「文章則强首、帝文、守眞、良圖、風訓、骨番[9]。」帝文已下事逸，不得立傳。

崔致遠

崔致遠，字孤雲，〈或云海雲。〉王京沙梁部人也。史傳泯滅，不知其世系。致遠少，精敏好學。至年十二，將隨海舶入唐求學，其父謂曰：「十年不第，卽非吾子也，行矣勉之！」致遠至唐，追師學問無怠。乾符元年甲午，禮部侍郎裴瓚下，一擧及第，調授宣州溧水縣尉。考績為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，賜紫金魚袋。時黃巢叛，高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。辟致遠為從事，以委[10]書記之任，其表狀書啓傳之至今。及年二十八歲，有歸寧之志，僖宗知之，光啓元年，使將詔書來聘。留為侍讀，兼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監事[11]。致遠自以西學多所得，及來將行己志，而衰季多疑忌，不能容，出為[12]山郡太[12]守。唐昭宗景福二年，納旌節使兵部侍郎金處誨，沒於海，卽差�certain城郡太[12]守金峻為告奏使。時致遠為富城郡太[12]守，王[13]召為賀正使，以比歲饑荒，因之，盜賊交午，道梗不果行。其後致遠亦嘗奉使如唐，但不知其歲月耳。故其文集有上太[12]師侍中狀云：「伏聞：東海之外有三國，其名馬韓、卞韓、辰韓。馬韓則高句[11]麗，卞韓則百濟，辰韓則新羅也。高句[11]麗、百濟，全盛之時，强兵百萬，南侵吳、越，北撓幽、燕、齊、魯，為中國巨蠹。隋皇失馭，由於征遼。貞觀中，我唐太[12]宗皇帝，親統六軍渡海，恭行天罰，高句[11]麗畏威請和，文皇受降迴蹕。此際我武烈[14]大王，請以犬馬之誠，助定一方之難，入唐朝謁，自此而始。後以高句[11]麗、百濟，踵前造惡，武烈入[15]朝請為鄉導。至高宗皇帝顯慶五年，勅蘇定方，統十道强兵、樓舡萬隻，大破百濟，乃於其地，置扶餘都督府，招緝遺氓，蒞[16]以漢官，以臭味不同，屢聞離叛，遂徙其人於河南。摠章元年，命英公李[17]勣，破高句麗，置安東都督府。至儀鳳三年，徙其人於河南、隴右。高句麗殘孽類聚，北依太[12]白山下，國號為渤海。開元二十年，怨恨天朝，將兵掩襲登州，殺刺史韋俊。於是，明皇帝大怒，命內史高品、何行成、太[12]僕[11]卿金思蘭，發兵過海攻討，仍就加我王金某，為正太[12]尉持節充寧海軍事雞林州大都督。以冬深雪厚，蕃、漢苦寒，勅命迴軍。至今三百餘年，一方無事，滄海晏然，此乃我武烈大王之功也。今某儒門末[18]學，海外凡材，謬奉表章，來朝樂土，凡有誠懇，禮合披陳。伏見：元和十二年，本國王子，金張廉風飄，至明州下岸，浙東某官，發送入京。中和二年，入朝使金直諒，為叛臣作亂，道路不通，遂於楚州下岸，邏迤至楊州，得知聖駕幸蜀。高大尉太尉差都頭張儉，監押

送至西川。已前事例分明。伏乞：太[12]師侍中，俯降台恩，特賜水陸券牒，令所在供給舟舡，熟食及長行驢馬草料，幷差軍將，監送至駕前。」此所謂太[12]師侍中，姓名亦不可知也。致遠自西事大唐，東歸故國，皆遭亂世，屯邅蹇連，動輒得咎，自傷不遇[19]，無復仕進意，逍遙自放，山林之下、江海之濱，營臺榭植松竹，枕藉書史，嘯詠風月。若慶州南山、剛州氷山、陜州淸凉寺、智異山雙溪寺、合浦縣別墅，此皆遊焉之所。最後，帶家隱伽耶山海印寺，與母兄浮圖賢俊及定玄師，結為道友，棲遲[20]偃仰，以終老焉。始西遊時，與江東詩人羅隱相知。隱負才自高，不輕許可人，示致遠所製歌詩五軸。又與同年顧雲友善，將歸，顧雲以詩送別，略曰：「我聞海上三金鼇，金鼇頭戴山高高。山之上兮，珠宮，貝闕，黃金殿，山之下兮，千里萬里之洪濤。傍邊一點雞林碧，鼇山孕秀生奇特。十二乘船渡海來，文章感動中華國。十八橫行戰詞苑，一箭射破金門策。」《新唐書藝文志》云：「崔致遠《四六集》一卷、《桂苑筆耕》二十卷」注云：「崔致遠高麗人，賓貢及第為高駢從事。」其名聞上國如此。又有《文集》三十卷，行於世。初我太祖作興，致遠知非常人，必受命開國，因致書問有「雞林黃葉，鵠嶺靑松」之句。其門人等，至國初來朝，仕至達官者非一。顯宗在位，為致遠密贊祖業，功不可忘，下敎，贈內史令，至十四歲太[12]平二三年癸亥[21]五二月，贈諡文昌侯。

薛聰

薛聰，字聰智。祖談捺奈麻，父元曉。初爲桑門，掩該佛書，旣而返本，自號小性居士。聰性明銳，生知道，待以方言，讀《九經》，訓導後生，至今學者宗之。又能屬文，而世無傳者。但今南地或有聰所製碑銘，文字缺落不可讀，竟不知其何如也。神文大王以仲夏之月，處高明之室，顧謂聰曰：「今日宿雨初歇，薰風微凉，雖有珍饌哀音，不如高談善謔，以舒伊鬱。吾子必有異聞，盍爲我陳之？」聰曰：「唯。臣聞昔花王之始來也，植之以香園，護之以翠幕，當三春而發艷，凌百花而獨出。於是自邇及遐，艷艷之靈，夭夭之英，無不奔走上謁，唯恐不及。忽有一佳人，朱顔玉齒，鮮粧靚服，伶俜而來，綽約而前曰：『妾履雪白之沙汀，對鏡淸之海而，沐春雨以去垢，快淸風而自適，其名曰薔薇。聞王之令德，期薦枕於香帷，王其容我乎？』又有一丈夫，布衣韋帶，戴白持杖，龍鍾而步，傴僂而來，曰：『僕在京城之外，居大道之旁，下臨蒼茫之野景，上倚嵯峨之山色，其名曰白頭翁。竊謂左右供給雖足，膏粱以充腸，茶酒以淸神，巾衍儲藏，須有良藥以補氣，惡石以蠲毒。故曰雖有絲麻，無棄菅蒯。凡百君子，無不代匱。不識王亦有意乎？』或曰：『二者之來，何取何捨？』花王曰：『丈夫之言，亦有道理，而佳人難得，將如之何？』丈夫進而言曰：『吾謂王聰明識理義，故來焉耳，今則非也。凡爲君者，鮮不親近邪佞，疎遠正直。是以孟軻不遇以終身，馮唐郎潛而皓首。自古如

此，吾其奈何？』花王曰：『吾過矣，吾過矣！』」於是王愀然作色曰：「子之寓言，誠有深志。請書之，以謂王者之戒。」遂擢聰以高秩。世傳日本國眞人贈新羅使薛判官詩序云：「嘗覽元曉居士所著《金剛三昧論》，深恨不見其人。聞新羅國使薛，卽是居士之抱孫，雖不見其祖，而喜遇其孫，乃作詩贈之。」其詩至今存焉，但不知其子孫名字耳。至我顯宗，在位十三歲，天禧五年辛酉，追贈爲弘儒侯。或云薛聰嘗入唐學，未知然不？

崔承祐

崔承祐以唐昭宗龍紀二年入唐，至景福二年侍郎楊涉下及第。有四六五卷自序，爲餬本集。後爲甄萱作檄書，移我太祖。

崔彦撝

崔彦撝年十八，入唐遊學，禮部侍郎薛廷珪下及第，四十二還國，爲執事侍郎、瑞書院學士。及太祖開國入朝，仕至翰林院大學士平章事，卒謚文英。

金大問

金大問本新羅貴門子弟，聖德王三年，爲漢山州都督，作傳記若干卷，其高僧傳、花郎世記、樂本漢山記猶存。

朴仁範、元傑、巨仁、金雲卿、金垂訓

朴仁範、元傑、巨仁、金雲卿、金垂訓輩，雖僅有文字傳者，而史失行事，不得立傳。

註釋

↑ 原本「反」

↑ 原本誤刻

↑ 原本「皇」

↑ 原本「間」

↑ 原本「常」

↑ 原本「弃」

↑ 原本「字」

↑ 原本「之」

↑ 原本「畜」

↑ 原本「姿」

^ 11.0 11.1 11.2 11.3 11.4 11.5 原本缺刻

^ 12.00 12.01 12.02 12.03 12.04 12.05 12.06 12.07 12.08 12.09 12.10 12.11 原本「大」

↑ 原本「祗」

↑ 原本「列」

↑ 原本「七」

↑ 原本「莅」

↑ 原本「徐」

↑ 原本「未」

↑ 原本「偶」

↑ 原本「遲」

↑ 原本「壬戌」